

梁实秋精选集

世纪文学·60家

shiji
wenxue
60jia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品·

shiji
wenxue
60jia

世纪文学 60 家

梁实秋著

梁实秋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实秋精选集 / 梁实秋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12 (2010. 3 重印)

ISBN 978-7-5402-0329-0

I. 梁… II. 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056 号

梁实秋精选集

作 者 梁实秋

编 选 李 玲

项目统筹 张红梅

责任编辑 里 功 张娟平

封面设计 小 贾

版式设计 王 毅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4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总策划：

白烨、陈骏涛、倪培耕、贺绍俊、张红梅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专家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丁 帆 |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中忱 |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晓明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富仁 | 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白 烨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孙 郁 |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
| 吴思敬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陈思和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陈晓明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陈骏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陈子善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 孟繁华 |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
| 於可训 |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
| 杨匡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杨 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张 炯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张 健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张中良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赵 园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洪子诚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贺绍俊 |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
| 谢 冕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程光炜 |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雷 达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
| 黎湘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出版前言

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 20 世纪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

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评选宗旨和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 100 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 25 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委员会,在 100 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为顺序,产生了“世纪文学 60 家”的专家评选结果。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 60 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2005 年 12 月 16 日,读者评选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正式公布。

为了使“世纪文学 60 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以各占 50% 的权重,得出了“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名单。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 20 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此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 60 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乐生旷达，优雅风趣

李 玲

梁实秋（1903—1987），出生于北京，名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梁实秋1915年以直隶省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赴美国留学。先后入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学习、进修，1925年获得哈佛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其间深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撰文以理性的古典主义精神批评新文学运动的浪漫趋势。1926年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先后主编《益世报》的《文学周刊》，《新月》月刊，《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等，并曾任国立编译馆社会组主任、翻译委员会主任等职。1927年他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他主张文学应表现普遍的人性，遂于1927年至1930年与鲁迅发生了关于文学的阶级论和人性论的论战。1938年梁实秋因提倡“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而受到批评。1949年他离

开大陆到台湾，一直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初名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教。1930年梁实秋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至1968年完成，共40册。梁实秋还曾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等30多种英汉、汉英辞典。

梁实秋在散文、诗歌、小说方面均有创作，而以散文量最大，成就最高。其散文创作始于学生时代，直至1987年逝世时才停笔，先后出版了《骂人的艺术》、《雅舍小品》（4集）、《清华八年》、《秋室杂文》、《谈徐志摩》、《谈闻一多》、《秋室杂忆》、《实秋杂文》、《槐园梦忆》、《实秋文存》、《西雅图札记》、《看云集》、《梁实秋札记》、《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谈吃》、《雅舍杂文》、《雅舍散文》（2集）、《雅舍情书》等20多个集子，创作量逾百万字。梁实秋是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大家，其作品在大陆、台湾、香港都有广泛的读者群，在海内外广有影响。

梁实秋的散文大致可分四大类。一类体会日常生活趣味，代表作品如《雅舍》、《聋》、《理发》、《下棋》、《白猫王子五岁》等；一类对社会现象进行文明批评，代表作品如《“旁若无人”》、《排队》等；一类怀人忆旧，代表作品如《槐园梦忆》、《清华八年》等；一类是读书札记，如《莎士比亚与性》、《约翰孙的字典》等。前三类是作家直接面对现实生活的人生感怀，第四类是作家对书本知识的感悟介绍，也间接折射出作家对现实人生的看法，以第一类数量最大。梁实秋散文擅长以旷达幽默的态度对日常事物、世相人情、人生境遇进行审美把握，从而在日常生活的眷顾中建立起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境界，从中展示出作家乐生旷达、优雅风趣的自在情怀。

— 乐生旷达，从容优雅

梁实秋的第一本散文集名为《雅舍小品》，“雅舍散文”后来成为梁实秋散文的特定称谓。尽管“雅舍”是住宅名，“雅”字取自朋友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名字，与梁实秋散文的风格无关，但优雅又确实是梁实秋散文的基本格调。梁实秋散文的优雅风格并不是来自于对世俗生活的摒弃、对抗，恰恰相反，他的散文始终不排斥日常的世俗生活，而优雅正是来自于对待日常世俗生活的旷达态度。这种旷达便是乐生而不偏执，对世俗生活持一种超功利的有情态度。其情满而不溢，文章便由此产生一种从容优雅的美。

首先，梁实秋对随缘而遇的外界事物持旷达有情的态度。这些外界事物，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四川所居的“雅舍”、七八十年代在台北所养的白猫黑猫等。有两个特点：一，他们都不是梁实秋悉心求索之所得，不过因某种因缘相遇；二，这些事物从现实功利角度看都不是什么名贵之物。梁实秋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有缘便有情，相遇便报之以喜爱关怀之心；二是虽喜爱但并不偏执，情感是有节制的。总之，作家对待这些事物的态度是温馨而又旷达的。

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蔽风

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雅舍》）

“雅舍”是梁实秋抗战时代暂居的陋室。它在房子“蔽风雨”的功能上比较欠缺，比不上梁实秋此前住过的其他房子。梁实秋对它的恋眷之情，只因“住得稍久”的缘分而生，完全超越实用的现实功利目的。这样，作者便在对住所这种世俗物质的眷顾之中建立起了超越世俗的优雅态度。与刘禹锡的《陋室铭》比，梁实秋在《雅舍》中并没有强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化精英感，也没有着意建构“唯吾德馨”的道德自豪感。他虽铺陈雅舍的种种特点，但归根结底，有情还是缘于“住得稍久”的缘分。此中作者表露的是一种乐生健康、随缘欢喜的生命态度。

白猫王子是梁实秋晚年散文中的名猫。然而，它只是一只流浪到家门口的台湾土猫，并非什么名品，但相伴便是缘分，梁实秋并不以别人品猫的标准来左右自己的感情，也不以占有的态度来苛责宠物，先后写了《白猫王子五岁》、《白猫王子六岁》、《白猫王子七岁》、《白猫王子八岁》、《白猫王子九岁》、《白猫王子》等多篇散文记述其行状，表达自己的温情关爱。

猫有时跳到我的书桌上，在我的稿纸上趴著睡著了，或是蹲在桌灯下面藉著灯泡散发的热气而呼噜呼噜的假寐，这时节我没有误会，我不认为他是有意来的破我寂寥。是他寂寞，要我来陪他，不是看我寂寞而他来陪我。（《白猫王子六岁》）

……我们只好“片时欢乐且相亲”，愿我的猫长久享受他的鱼餐锦被，吃饱了就睡，睡足了就吃。（《白猫王子五岁》）

关爱一只猫而至于理解猫自身的生命逻辑，这里，梁实秋显示了他超越自我中心意识、关爱一切生命的有情态度和广博胸襟。

尽管喜爱“雅舍”、喜欢猫，梁实秋并没有产生不忍分离的执著欲念。“雅舍”“聚蚊成雷”，但梁实秋说：

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住在“雅舍”！（《雅舍》）

“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雅舍》）

这种有情而不偏执的情感，亦是一种生命的健康。它说明创作主体既有包纳随缘之物的胸襟，又能不为物所困。若有情若无情的态度中，梁实秋建立起了人与外部事物的温馨关系，又拒绝了物对生命的操控、异化。

随缘欢喜、旷达有情，梁实秋写物的名篇因为蕴含丰富的人生观内涵而显得蕴藉丰腴。人生观内涵的厚薄，也决定了他写物散文的艺术成就并不均等。《雅舍小品》、《雅舍散文》各集的就远胜《西雅图札记》诸篇。究其原因，是因为梁实秋介绍美

国风物的时候，往往只有好奇心和知识欲在起作用，并未投注更多的人生观内涵去与异域之物做深层精神交流，并未升华到事物韵味的把握上。而在写本土风物的时候，梁实秋把自己由中华文化浸染而凝成的人生态度贯彻到了对物的态度上，达到了物与神游的境界，因而便能顾盼生辉，点化平凡之物为神奇。晚年在台北回忆北平风物，除随缘乐生的有情态度之外，梁实秋还熔铸进了深厚的故土之思，因而即便只是谈食物，文章也仍不失蕴藉有味。

其次，梁实秋还对人生状态、对自我生命境遇取有情旷达的态度。理发、散步、请客、旅行、听戏、拜年、饮酒、下棋，以及中年、老年、退休乃至聋，都是他津津乐道的散文题目。这些平常的人生状态，他经历过之后，又在散文中体验其况味。这艺术的体验与描述，就使得日常生活升华出超越现实实际的韵味。审美品鉴，对于梁实秋而言，不是对日常生趣的否定，而是对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生之趣味的精粹提炼与重新回味。这充分体现了他热爱现世人生、注重生趣体验的乐生态度。

同样注重体验日常生活趣味，梁实秋与时时感到人生之路的终点是死、觉得人在现世中总是寂寞孤独的周作人不同，死亡在梁实秋的感觉世界里并没有构成生的阴影。这一点，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未知生，焉知死”的旷达态度。他只是体验生趣，并不思考生命的终点问题；而且，生之种种趣味，在梁实秋的感觉世界中营造出温馨的气氛，使得人无论是独处还是群居都不感到孤独寂寞。这样，梁实秋对人生况味的审美体验，就不像周作人散文那样总带着苦涩味。

最充分表现梁实秋这种乐生态度的，莫过于他对自己耳聋状态的体会。散文《聋》中，他说“我虽然没有全聋，可是也聋

得可以。”但对此他丝毫没有哀戚之心。他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如何听不见闹钟、门铃、电话铃所带来的麻烦，饶有趣味地讨论耳聋是否足以避蜚短流长的问题，最后他说：

安于聋聩亦非易易。因为大家习惯了把我当做一个耳聪的人，并且不习惯于和一个聋子相处。看人嘴唇动，我可不敢唯唯否否，因为何时宜唯唯，何时宜否否，其间大有讲究。我曾经一律以点头称是来应付，结果闹出很尴尬的场面。我发现最好的应付方法是面部无表情，作白痴状。瞎子常戴黑眼镜，走路时以手杖探地，人人知道他是瞎子，都会躲着他。聋子没有标帜，两只耳朵好好的，不像是什么零件出了毛病的人。还有热心人士会附在我耳边窃窃私语，其实吱吱喳喳的耳语我更听不见，只觉得一口口的唾沫星子喷在我的脸上，而且只好听其自干。

梁实秋并没有由年老耳聋而产生生命即将终结的焦虑感，没有由耳聋感喟自我生命已不完整。他把耳聋当作一种崭新的人生经验来享受并且与读者分享。耳聋所带来的不便，在这篇散文中变成了生趣的一种。旷达乐生的精神在此达到了巅峰。

没有生命有限性的焦虑感，梁实秋并非直面死亡之后建构起超越生命有限性的人生哲学。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之趣味的欢欣中，而对生命的有限性视而不见。心境不因生老病死而趋于黯淡，始终保持对人生的勃勃兴致，梁实秋的人生观是最健康开朗的人生观。在种种人生趣味的体会中，建立起并不对抗日常生活

的超越意识，这就使梁实秋的人生观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但回避了对死亡问题的思考，摒弃了个体孤独感的体验，梁实秋的人生哲学并不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学，这又使得此种人生哲学在形而上的深度上显出它的有限性。具有一定的超越意识，但并不彻底，这正是梁实秋散文在人生哲学深度方面的特点。

二 幽默风趣，亦庄亦谐

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经验有令人愉快的和令人不愉快的两类，梁实秋凭着随缘乐生的人生态度，在散文创作中均把它们升华为生之趣味，从而造成令人愉悦的艺术效果。

令人愉快的人生经验，如“‘雅舍’最宜月夜”（《雅舍》）、青岛“真正令人流连忘返不去”（《忆青岛》）、新年装上为聋者服务的电话（《新年乐事》）等，是梁实秋散文中状写的生趣；但是梁实秋最擅长的乃是化腐朽为神奇，使得令人不愉快的人生经验，如理发，如为客所苦，如邻居的声音干扰，如下棋时对方不动声色，如自己的耳聋等，经过艺术点化均变成津津有味的生之趣味，而用以点化的“法宝”就是作家的幽默感。

如果你交一个刽子手朋友，他一见到你就会相度你的脖颈，何处下刀相宜，这是他的职业使然。理发匠俟你坐定之后，便伸胳膊挽袖相度你那一脑袋的毛发，对于毛发所依附的人并无兴趣。一块白绸布往你身上一罩，不见得是新洗的，往往是斑斑点点的如虎皮宣。随

后是一根布条在咽喉处一勒。当然不会致命，不过箍得也就够紧，如果是自己的颈子大概舍不得用那样大的力。头发是以剪为原则，但是附着着生薅硬拔的却也不免，……（《理发》）

理发本有不舒适的一面，但梁实秋在叙说的时候，故意夸大了自己的不愉快，把理发行为夸张为施虐行为，从而产生谐趣的效果，令人忍俊不禁。此种幽默夸张，并不导向对理发师的批评，却使得理发中稍稍有点不适的人生经验，在艺术地进行回味时转换成了给人精神享受的人生况味。

梁实秋一贯被人视为文明批评的那一类散文，实际上并不以批评的思想力量见长，而仍以点化负面人生经验为人生谐趣见长。《“旁若无人”》、《排队》、《谦让》等对国人的某些不良习性均有所批评。《“旁若无人”》中，他批评有些人看电影的时候用脚尖抖别人的椅子，批评有些人打哈欠的时候“把口里的獠牙露出来”、还“带音乐的”，批评有的人漱口说话声音太大以至于打扰了别人的清静。最后他希望人们能提醒自己“这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排队》中，他批评有些人“不守秩序、不排队”的习惯。《谦让》中，他批评：“一般人处世的一条道理，那便是：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梁实秋批评的现象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文明行为。他要么只限于对现象的批评，根本没有兴趣由此进一步对世道人心、社会历史做深入剖

析；要么对这些现象后面的心理动因略有分析，但也只是浅尝辄止，仍不以思想的犀利深刻见长。梁实秋进行文明批评的理性热情在散文中总是被他的谐趣心怀、幽默兴味所分散。他一面理性地进行文明批评，一面又超越道德理性，对这些不文明现象做审美点化，使之变成人生趣味之一种。

在电影院里，我们大概都常遇到一种不愉快的经验。在你聚精会神的静坐着看电影的时候，会忽然觉得身下坐着的椅子颤动起来，动得很匀，不至于把你从座位里掀出去，动得很促，不至于把你颠摇入睡，颤动之快慢急徐，恰好令你你觉得他讨厌。大概是轻微地震罢？左右探索震源，忽然又不颤动了。在你刚收起心来继续看电影的时候，颤动又来了。如果下决心寻找震源，不久就可以发现，毛病大概是出在附近的一位先生的大腿上。他的足尖踏在前排椅撑上，绷足了劲，利用腿筋的弹性，很优游的在那里发抖。（《“旁若无人”》）

这段描写批评了电影院中抖腿这种不文明行为，但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突出了“我们”探寻颤动原因时的好奇心，这就使得“我们”原本“不愉快”的感受转换成一种足以改变日常生活单调性的、新奇的人生经验。感受上的新奇性与行为的不文明性在价值取向上形成反差，文章便产生了亦谐亦庄的艺术魅力。尽管作家最终用“旁若无人”来归结抖腿者的心理动因，然而这“对人心的讥嘲是轻微的，但是散文的幽默趣味却是浓烈的，独

特的”。^① 对人心的讥嘲尽管轻微，从中却仍然体现出梁实秋崇尚文明的价值取向；而幽默的态度则显出创作主体心态上的优游自在，造成散文艺术上的魅力。正面趣味只建立在“我们”的心理好奇上，理性判断上仍把损人行为归为负面行为，梁实秋散文的幽默便完全避免了恶俗的可能，显得谑而不虐、优雅风趣。

梁实秋的《女人》、《男人》等散文名篇，均应从幽默散文的艺术追求上理解作家的兴味所在，不可把它们坐实为性别研究的思想杂文。《女人》说“女人喜欢说谎”，“女人善变”，“女人善哭”，“女人胆小”，“女人聪明”等等；《男人》说男人脏，“男人懒”，“男人多半自私”，男人好议论女人等等。这些观点如果严格从理性批评的角度看，显然失之于以偏概全，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然而，故意而连续地以偏概全并进行夸张铺陈，恰好造成幽默的趣味。显然，梁实秋的本意并不在于研究女人和男人的性别特质、性别差异，他不过是顺手借用对女人男人的通行看法，而用自己的幽默感来点化诸种人性特征，尤其是负面的人性特征，在或为之辩解、或对之微讽中既投注自己的人性观念，更灌之以自己从谐趣偏好中所流露出的勃勃人生热情，从而使作品显得兴味盎然、生机勃勃。

梁实秋不仅以幽默趣味对待他人所呈现出的世相人情，而且长于自嘲。梁实秋在《老年》中戏谑地夸张自己的老丑，在《聋》、《白猫王子五岁》中津津有味地描述自己的耳聋，均令人忍俊不禁。故有人称：“在实践中，用戏谑性自嘲，在艺术上创

① 《散文中抒情与幽默的冲突——当代幽默散文考察之四》，载《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孙绍振著，福建教育出版社。